

“社会与人”丛书

当代婚恋情态录

于夫 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当代婚恋情态录

于夫 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当代婚恋情态录

于夫 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通县向阳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7.375印张 160千字
1989年7月第一版 1989年7月第一次印刷

1—25000册 定价:2.50元

书号:ISBN-80014-309-0

G·086

“社会与人”丛书前言

人，社会，及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个极为古老而又永远新鲜的问题。似乎可以简单地说：人组成了社会，社会又在制约、规范着人。但社会与人的关系，实际上远比此说复杂和微妙得多，特别是这二者的关系是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或说文化的变迁而时时处于令人难以一劳永逸地把握的变动之中。这一点，可以从我们自身体验和他人的经历中得到多次明白无误的证明。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为了在短促的生涯中，尽可能多地给世界增添绿色，也使“自我”得享生命的充实和愉悦，我们得不断深入地、全面地了解变动不居的社会，学会随机地调适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而促使社会与人都能不息地向完善乃至完美迈进。

如果考虑到我国当前正处于巨大的社会变革之中，那么，对社会与人关系的了解和调适，就获得了更加特殊的意义。

众所周知，“现代化”，正凭借一种世界性潮流的冲击之力，推动传统文化制约下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及社会成员的基本素质等等，发生愈来愈明显的变化。与此相应，人与社会的关系，则呈现顺应、交错、逆反、缠结等种种复杂的形态，由此激发的社会心理特征则又是得意与失落、彻

悟与困惑、欢欣与痛苦杂然并存……“这是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么？”有人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国际上不少学者和政治家认为确系如此。他们指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社会关系的现代化。所谓“现代化”的本质即是指社会各个领域具备当代最先进的社会特征的过程，其中，必然包括建立一种人与人之间（似也应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的社会关系。法国经济学家让·莫内的一句为世人传诵的名言，更是直捷地表明：“现代化要先化人后化物。”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有幸躬逢改革盛世的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怎样找到自我在时代大潮中的社会方位，并据此确定自己应负的责任，以建立一种新型的、体现着最先进特征的社会关系呢？

这是需千百万享有共同文化因而以各种形式组合在一起的社会人共同探讨的大问题。正基于此，我们决意编“社会与人”丛书，即是意在与读者诸君一起，切磋、交流我们对“社会与人”这个巨大而带有神秘感的课题所作的观察、思索，及点滴心得。

应该说明，本套丛书，并未按丛书编辑通例，事先规定其共出多少种，而是拟分辑编选，以社会需求来最终决定此套丛书的生命历程。当然，之所以如此也是基于“社会与人”这个课题的永恒性和多变性。

最后，特别还应加以申明的是：尽管本套丛书会适量地援用现代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某些新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丛书每种书所揭示的社会现象有所剖析，但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读物，而是拟更多地以纪实的笔触（当然也有必要的提炼与集中），对社会风潮进行追踪、扫描和摹写，将饱含生活原味（或说感性意味浓郁）的社会万象奉献给广

大读者，让所有珍惜生命，欲为身处社会有所贡献，并在这贡献中完善自己，实现自己生存价值的人们自己来思索、领悟。

这或许可以理解为，本套丛书编辑体例上介乎社科读物和纪实报告文学之间，更确切地说是将二者扬长避短地结合在一起。无庸讳言，这正是我们编选此套丛书所力图体现的特色。当然，究竟能否如愿，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各方有识之士的批评、教正和鼎助。

目 录

现代婚姻中的亚当与夏娃	(1)	任 文
一瞥恋爱角	32	李 剑
初恋的钟声	(68)	桦木林
马路浪漫曲	(76)	艾 月
情恋七色花	(90)	思 源
独身人小夜曲	(101)	柳 村
中国妇女心态报告	(112)	邓晓岩
以人的名义	(131)	张 丹
老年独身人	(157)	高明学
黑色的网	(187)	王振清
困扰婚姻的几个问题	(206)	任 水

现代婚姻中

的亚当与夏娃

任文

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为了让他们在地球上蕃衍子孙；上帝将亚当和夏娃驱出伊甸园，为了惩罚他们获取了神灵的情感和智慧，历史悠悠，亚当和夏娃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他们完成了上帝的使用：大地人丁兴旺，他们却又为自己的情感倍受折磨，轰轰烈烈，生生死死，缠缠绵绵，悲悲戚戚。

他们是一群快活的人，不爱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年龄在20—35岁之间，大都受过良好教育，从事着令人羡慕的职业。他们享受时纵情肆意，干事业时争强好胜，相当的“自我”，所以我叫他们“现代青年”。

有一天，我偶尔注意到他们婚姻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让我在很长时间里困惑不解。

婚姻中的戏剧性情节

当年他追她可真下了番功夫，俩人都在部队文工团工作，她在那群小姑娘里挺招人扎眼的。他足足比她大了八

岁，因而，他对她献尽了殷勤。

部队转业时，他找了不少关系，想了不少办法，结果，俩人都进入了影视界，随之，合情合理地结成了伴侣。

如今，他已经是大导演了，他导的电视剧得过全国“金鹰奖”；而她则是个小有名气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并考入了广播学院导演系就学。人们都说他俩是郎才女貌，珠联璧合，小报上没少登载他们的轶闻趣事和夫妻恩爱亲昵的照片。

当导演的，都有个导演脾气，一个与他合作过的朋友告诉我，跟他拍戏，摄制组里的人都乖得跟小猫似的。一方面是服他，他艺术上有一套。另一方面是怕他。他专横、暴戾起来，象个发疯的魔鬼，多“刺”儿的人见了那副嘴脸，都禁不住腿肚子抽筋。然而，事物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这个火爆的汉子在家里却是个温存的好丈夫。她比他小得多，女性的娇弱使她常常对他用小性儿。对此，他却很少恼怒。好言好语地劝慰，说开心的笑话，拉她出去买些讨她喜欢的小玩艺和服饰。象哄一个宠坏了的孩子。渐渐地，这些变得习以为常；渐渐地，他们生活中生出许多带有强烈戏剧性色彩的情节。

在公众眼中，他们是琴瑟友之的小夫妻。一小报上曾登刊这样一条消息：说他出外拍戏半月，小两口互通长途电话的费用，几乎超过一月工资，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可在熟人圈子里，他俩又是出名爱闹气的，三天两头把“离婚”挂在嘴边儿上，仿佛“离婚”是条玻璃橱窗里挂着的鲜鱼，他俩是馋嘴的猫，对着橱窗跃跃欲试。

据说，有一次，她早上起来便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对他发脾气。他哄她，哄不好，问她为什么，她又不说，

使决定不理睬她。她更气了，嘴里嘟嘟囔囔，一个劲儿说要离婚。他被她说烦了，跳起来，连声应着，“好，好，咱们离婚去。”

俩人一起走到街道办事处。推开门一看，里面坐了一屋子人。大妈大婶们瞪着眼睛瞧他们。

“有事吗？”一个胖女人问。

“嗯。”他点头，又用眼睛瞧她。

她有些尴尬，可仍鼓起勇气说：“我们是来离婚的。”

屋里气氛一下凝固了。一双双眼睛把他们打量得更加细致。

胖女人沉吟片刻，不动声色地问：“你们都考虑好啦？”

他不吭声，她的头微微动了动。

胖女人说：“考虑好了，下午来办吧。我们上午学习，不办公。”

事已至此，只能怪他们运气不好。俩人傻乎乎地退出来。抬眼发现太阳那么灿烂，天那么蓝。

“到哪儿去。”她轻声问他。

他发现她的神情已经很平和，甚至有些柔顺，他说：“吃饭去吧。”

俩人到了附近一家西餐馆。沙拉、牛排、红菜汤，外加两罐青岛啤酒，喝得俩人脸上红扑扑的。

吃罢饭，她用手绢轻轻拭着嘴角，又问：“去哪儿？”

他看她笑吟吟的脸孔，显得很愉快，便说，“美术馆有个不错的画展，咱们去看看？”

她立刻把身子扭了扭，“不。”

他随和地：“那你说。”

“红星电影院正演《卡桑德拉大桥》，我还想看一遍。”

他马上说行。俩人手挽着手，亲亲热热走了，谁也没再提去街道办事处的事。

过后，有朋友批评他俩，说，“哪有把离婚当儿戏玩的？”

她嘻嘻地笑，他也很得意，说：“其实我们心里都有数，出不了格。”

朋友无话可说。

也许他们太自信，也许他们并把握不了自己的性格。有一天，他们终于闹出了完全“出格”，让周围人大哗的事。

他要出一趟远门儿，带剧组去拍一部改革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厂里为这部戏投了很多钱。他有信心用这部戏再得一回奖。

临行前，她和他闹了小别扭。

“别走，你别走。”她揪住他的衣袖。

他怎么能不走？剧务已经买好了全摄制组人员的票，他不去岂不群龙无首？把大伙儿撂了。

“你得说清楚，你干嘛找那么些漂亮脸蛋儿的小姑娘。”她摆出不依不挠的劲头。

他只好苦笑。他没法儿说清楚。拍片子，选演员，不找漂亮的难道还找丑的？这道理她其实明白着呢。她就是吃这碗饭，干这行的。他知道她在无理取闹。她嫌他长年在外面拍片子，不顾家，她心里觉得孤独、寂寞。

他略带歉意地百般安抚、解释，她却一味地钻牛角尖，扯离谱的歪道道。往常，他也许就让她了。可今天他搅和的是他的工作。他一狠心，一跺脚，收拾起几件简单衣物出发了。

繁重的拍摄任务叫他忙得不可开交。但稍有闲暇，他就

不觉牵挂她。她准还在跟他赌气，连封信都不肯写。报纸上登出了他在外拍片的消息，把这部还未成形的电视剧吹得神乎其神。他看了，表面上无动于衷，心底还是舒服的。人喜欢听好话，这是个难逃的弱点。何况他希望她读了这些文章，态度会有所改变。

一封加急电报突然打到剧组，上面署着他的大名。他攥着电报，后脊背渗出冷汗，猜测她出了什么不幸？

打开电报，上面一行刺眼的黑字：

祝贺你。踏着我的血泪走向成功。

他简直傻了，一句话说不出来。

接连三天，他给她打长途，对方都说她不在。他心慌意乱，拍摄中的创作灵感少了许多。

后来，单位领导来了长途，询问拍摄情况。他如实说了。领导听着却显得语气迟疑，嘱咐说：“快点拍，争取早回来。”

他觉得蹊跷，拼命追根问底。

领导这才露底，告诉说他爱人天天给厂领导打电话，情绪很不正常。但又安慰他不要急，厂里正帮着对他爱人做工作。

撂下电话，他心里真是气。气过了，却又是为她担心。

剧组从外景地返回，他火烧火燎奔回家。推开门，屋里空空的，写字台上落了一层尘土。她带着随身的衣物回娘家住了。

他去找她两次，都吃了闭门羹。电视剧的拍摄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他没有很多时间去向她“负荆请罪”，而她却认为这是一种大逆不道的反叛表现。

一天夜里，下着大雨，她突然出现在剧组安营扎寨的一家

饭店。他见了她，欢喜得心怦怦跳，嘘寒问暖团团转。

“得了，少来这套。”她冷着脸，将他端来的咖啡推开。

“还生我的气？这些日子人家可天天惦记着你。”他开始向她甜言蜜语。

她斜睨他一眼：“你心里哪有我？”

“哟，这可是天地良心。”他仍嬉皮笑脸着。

“真这样，你让她滚蛋。”

“谁？”

她说出了一个名字。

他不由怔住，这是个女同志，办事认真，踏实。拍摄中与他配合得很好。

“怎么，心疼了？”她尖酸刻薄地撇着嘴。

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看来，她听了什么闲话，或许什么闲话也没听，只是凭空想象，制造挑衅的借口。凭心而论，那的确是个很讨人喜欢的姑娘，剧组里的男人们有事没事都爱往她跟前凑。有人开玩笑地告诉他，那姑娘崇拜他，他无所谓地耸耸肩膀。因为崇拜他的姑娘多得很，而他心里被娇妻那妩媚的影子装满了。

“你不是那种无聊的人。”他半恳求半辩解着。

“少费话，你不照我说的做，就证明有这种事。”

他无可奈何。他后悔惯坏了她的性子，犯难的时候没道理可讲。但他又不可能依着她的话做。人要讲良心，那姑娘没出任何差错，凭什么叫她“滚蛋”。

他只好拼命向她表白心迹。

算了吧，你是个“工作狂”。她讥笑他。

我要是个什么都不干的笨蛋，你能爱我？他反诘着。

她翻翻眼皮，娇嗔地“呸”了一声。

时已半夜，她站了起来，“我得回家了。”

“这么晚了，哪还有车？”

“你甭管。”她提着手提包，摆出一副非走不可的架势。

“得了，得了，别耍小性儿了。”他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搂在怀里……

亲热过后，她温顺地倚在他的肩上，他用手指抚着她的额发，轻声说，“你干嘛要那么跟我作对。”

“人家是试试你心里还有没有我。”

“可你总该给我留点面子。”

“哟，要不是为了给你留面子，我就不是这么个闹法儿。”她似象撒娇，又似象威胁。

当他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她在他耳边叮嘱着，“前期拍摄就算了，后期制作你得让那个场记走。我听她名字就心烦。”

他恍惚点了点头。

不久，后期制作开始了。他带着有关人员夜以继日地剪辑片子。由于他和她已经前嫌尽弃，所以把她嘱咐的那些话也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这天中午，刚吃过饭，制片厂里的职工二三一群，五一伙地凑在一起聊空。忽然有人看见她顶着大太阳从外面走进来。

“嫂子，来看我们大兄弟呀！”有个熟悉的小年轻向她开玩笑地打招呼。

她理也不理，一团旋风似的走过去，只把脸板得铁青。

众人一阵纳闷，吃不准今儿又是谁得罪这位导演夫人

人。

此时，剪辑室里正热闹着，他和几个剧组工作人员围坐在一起，观看上午刚刚剪好的一段片子。突然，门开了，一个尖利的声音喊出了场记的名字。那女孩儿懵懵懂懂转过头去，还没有看清来者的面孔，就被几个耳光脆脆地打歪一旁。

众人慌忙去拉，她却已改变了进攻对象，猫儿似地扑到他身上，十个手指抓出了一张血糊糊的脸。

他几乎被气得发狂了。他不知自己的拳头是怎么抡出去的，只听“哇”的一声，她捂着胸口坐倒在地板上。

恍惚是一秒钟的定格，他和她同时喊出“离婚”两个字。

全厂都知道他们这回真的要离婚了。

他搬到厂里面住，再也不回家。

她再次搬回娘家，向爹娘哭诉丈夫负心的滔天罪行。

然而，受伤害最深的，却是那位无辜的姑娘。她成了新闻人物，走到哪儿，都被可怕的流言纠缠着。领导怕闹出意外，便向她做工作，将她暂借到外单位去拍片子。

日子一天天捱下去，他们之间一时没有什么新的故事。

又是一个深夜，他和演员们正在录音室里配音，走廊里的电话响了，铃声在寂寥黑暗的空间迴荡，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操作台上的技术人员开始走神。他最恨出现这种情况，可电话铃并不照顾他的情绪，近似无赖地尖声叫着。终于，他按捺不住，气冲冲地走向电话机。

“喂，找谁！”他吼着，只要对方一吭声，他就要把那家伙的祖宗从棺材里骂出来。

话筒里一片沉默。

“混蛋，说话呀！”

那边仍是寂静。

“见鬼！”

他刚要摔下电话，突然怔住了。遥远空间传来的一丝轻微的呼吸，象一股电流击中了他的心脏。这是只有多年同枕共榻生活的夫妻间存在的神秘的感应作用，他情不自禁地喃喃叫出了她的名字。话筒里的声音哽咽着，她在哭。

他顿时百感交集，说不出话来。半晌，他才劝道：“别哭了。”

“嗯。”

“有什么事，好好说。”

“嗯。”

“说吧。”

那边却似乎在发愣。

“我在听呢。”他柔声催促。

“我……”她迟疑着，猛然脱口而出，“我爱你……”

他的耳膜被热浪冲击着，血涌向前额。

“……听见了吗？我爱你。想你想得要命……”

他慢慢放下话筒，眼眶酸酸的。在走廊里站了片刻，他回到录音室，满屋子的人都在正等他。

“没事儿吧？”有人迎上来问。

“没事儿。”他笑笑。

可别人仍相面似的盯着他的脸。

“今天就到这儿，大伙儿歇了。”他挥挥手，转身嚷道：“司机，司机呢。”

司机正蜷在角落里打盹儿，被他懵懵懂懂拽起来。“快，开车，回家。”

小汽车在楼门口停住。他顾不得谢司机，便三步两步奔楼上跑。推开门，屋里亮着灯。只见她穿着件睡衣孤零零地倚在床边，俊俏的小脸儿黄瘦了许多。

他走过去。她仰起脸。俩人对视着。

突然，一串晶莹的泪珠沿着她的面颊滚落，“你不好！都是你不好！”她拼命捶着他的胸口，放声大哭。

他一动不动，任她捶着……

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窗帘的缝缘照在他们的床头上。他坐起身，开始穿衣服。

“你去哪儿？”她警醒地瞪大眼睛。

“剧组。”

“你还去那儿！那个破戏差点儿毁了咱俩儿。”她腾地跳起来，拧住他的衣襟。

他愕然：“你这是怎么啦？”

“别以为那个小狐狸精走了，事情就了啦。告诉你，这个戏不许你再演。”

“你也太过份了。”他拧着眉毛，愤愤打开她的手。

见这架式，她马上往床上一滚，抓着枕头、床单哭闹起来。

他恍若木然，冷着脸，穿好衣服朝门外走去。

“你会后悔的！”她冲他的背影嘶声大喊。

到了制片厂还没有十分钟，她的电话就追来了”

“甭理她。”他不肯接，对传电话的人说。

“她说事情很急。”

“哼，她那套我领教够了。”

“听声音不大对头呢……”那人一脸的犹豫。

他迟疑一下，终于还是接了。”